

克宮兒童馬鐙

俄羅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御作坊於十七世紀製作的一雙兒童馬鐙，留存至今，仍然閃閃生光，現為克宮博物館館藏。克宮御作坊兩位鐵器雕刻大師的徒弟得自師傳真傳，公元一六七三年製造了一雙鍍空的鍍金銀馬鐙，送給皇子彼得，阿列克謝耶維奇作為復活節禮物。皇子當時年僅一歲，為後來的彼得大帝。文物專家認為那份禮物可能就是這雙兒童馬鐙。

該馬鐙由鍛造、雕刻、鍍金製作而成。鍛造是借助工具所產生的衝擊力或靜壓力，使坯料變形，以獲得一定的幾何形狀、尺寸、質量及力學性能的鍛件；靜壓力是指一個未受任何物體干擾的流體，以一定的均勻流速在運動，此時該流體的壓力稱為靜壓力。鍛造能使鋼中的碳化物分布均勻、強韌性提高，是很重要的金屬加工技術，經過鍛造加工出來的鍛件，質量比其他金屬加工工藝要優勝。鍛造、雕刻、鍍金都是當時克宮御作坊工匠的高超手藝。鍍空雕刻令

馬鐙看上去通透、性感。

鐙是平底、環形的物件，以皮帶固定，懸掛於馬、騾的鞍兩旁，一方面供騎者擺放兩腳，另一方面幫助騎者上下馬或騾。騎者踏鐙，能坐穩於馬上或騾上，控制馬或騾尤其是馬就容易得多。

馬鐙最初有說是中國北方遊牧民族所首先使用，經過多番考古發掘，目前基本上可以認定是西漢時期中原漢族的發明，後來傳到西方，是騎兵作戰時的得力助手。英國有科技史學家盛讚馬鐙：「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那樣簡單，而又很少有發明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。馬鐙把畜力應用在短兵相接之中，讓騎兵與馬結為一體」。

上述的克宮兒童馬鐙，據說為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所有。彼得一世於一六八二年即位，一六八九年掌握實權，及後實行政治、經濟和軍事等改革。彼得大帝富國強兵，喜歡親率部隊作戰，被認為是俄羅斯最傑出的沙皇之一。

文化什錦

荃葵



如是我見

方潤華
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估計，全球超過三億人受抑鬱症（Depression）以及焦慮症（Anxiety disorder）所困擾。另有研究顯示，從一九九〇年到二〇一〇年，受抑鬱症影響人口增加百分之三十五點七，這個階段正是科技飛躍發展黃金時代，人類生活質素大獲提升，然而抑鬱症反而增加，可見情緒抑鬱者並非對物質生活不如意、不知足，可能是經濟發達同時也伴隨了競爭加劇，生活中出現更多的欲望、壓力和煩惱，影響了人們的身心健康。

抑鬱的感覺相信不少人體驗過，常言道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」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遭遇過傷心痛苦的事，面對挫折抑鬱也是必然情緒反應，好在大多數人經旁人開解、自我調節會逐漸釋懷，隨時間推移而慢慢淡化；但小部分人程度較嚴重，抑鬱到無法調適且長久持續，即可能患上抑鬱症，必須接受治療以防病況惡化。



自由談

吳捷

我有個「零零後」學生，主修歷史，雖不懂中文，卻壯志凌雲，想將李大釗、艾思奇等人的著作譯為英語。他的方法？當然是谷歌翻譯。校對時他只讀英譯，有讀不通之處就來請教我。若只是隨便讀幾段谷歌的譯文，會感到相當雅馴自然。不知何時，機器翻譯進步到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了。

然而，不必細心核對，也能發現機器譯文的局限。比如，谷歌不會識別人名，人盡皆知的「阿Q」，它茫然不識。而且，一遇古代語言，像極為平常的「窗含西嶺千秋雪」或含義古奧的「陰陽時位」，谷歌就不知所云，莫名其妙。二〇一八年，美國認知科學家、比較文學教授 Douglas Hofstadter 在《The Atlantic》（大西洋月刊）發表文章《The Shallowness of Google Translate》（谷歌翻譯的膚淺），指出谷歌代表的智能機器翻譯無法替代人的翻譯。結論並不新穎，但文中的試驗卻很有趣。

Hofstadter 設計了一個小圈套，讓谷歌將以下內容譯為法語：「In their house, everything comes in pairs. There's his car and her car, his towels and her towels.」（他們家裏的一切都變成對：他的汽車和她的汽車，他的浴巾和她的浴巾）谷歌把「他的」和「她的」譯得毫無差別，自己卻渾然不覺有異：「.....Il y a sa voiture et sa voiture, ses serviettes et ses serviettes.」原來法語名詞性別為本身固有，如voiture（汽車）是陰性，需用sa修飾，無論汽車的主人是男是女，而ses可修飾一切複數名詞。Hofstadter改為「Il y a sa voiture à elle et sa voiture à lui.....」就清楚多了。他又從楊絳《我們仨》中任選一段，谷歌英譯不但在「南書房行走」這一歷史名詞馬失前蹄，而且未識別「鍾書」是人名，譯作「the book of fear in the book」。豈有此「譯」！然而機器不會自我質疑，也就無從推敲、修改。

用Hofstadter的方法，我選小仲馬《茶花女》給我印象極深的一句：「Si peu de temps que j'aie à vivre, je vivrai plus longtemps que vous ne m'aimerez.」茶

正視情緒抑鬱 找回快樂天性

單從生理方面看，抑鬱症是一種發生在腦部的疾病，因為腦內某些化學物質失衡，患者腦中神經傳導物質包括多巴胺、血清素的濃度都較常人低，進而出現各種不適症狀，但實際上抑鬱症也受心理與社會因素所影響，無法歸因於單一成因。

「病從口入」人人皆知，但「病由心生」常受人忽略。古老的中醫很早就注意到心理影響生理的現象，古籍記載「怒傷肝、喜傷心、憂傷肺、思傷脾、恐傷腎」，所以中醫處方常着重「身心兼顧」；近代西醫也發現許多病是身心關聯的，如：偏頭痛、心肌梗塞、胃潰瘍、腸躁症等，每當情緒惡化時病情也加重，所以當有抑鬱等負面情緒時，需尋找解決良方，不能坐視不理。

如今多數的抗抑鬱西藥，都是靠補充腦部血清素來達到抗憂鬱之目的，然而這些都是人工血清素，長期服用難免有各種副作用；中醫治療則是注重固本培元、改善體質，慢慢調理身體至能夠自行製造充足的血清素，儘管中醫是溫和少副作用的抗抑鬱選擇，但中西醫各有所長，病情嚴重的患者，應是以中西醫共治為宜，不可自行斷服西藥，因為抑鬱症可怕之

處，在於跟自殺有密切關係，有時一念之差足以釀成悲劇，所以請大家多關懷身邊人，遇上別人憂鬱悲愁，毋須千言萬語，道聲關懷與安慰，或可解人心結，正如星雲大師所說「說好話，慈悲愛語如冬陽；做好事，舉手之勞功德妙」。

隨著老齡化社會來臨，「腦退化症」問題日趨嚴重，一項最新研究指出：長期維持負面思想，腦部會積聚導致阿茲海默氏症的蛋白，增加患腦退化症的風險，值得醫學專家及全社會關注。大部分老人都患有慢性病，時常因為病痛折磨而心情沮喪、悲觀消極，所以在醫治其身體疾病之際，也不能忽略長者的情緒安慰，鼓勵老人拋開負面思維，減慢認知能力的衰退。

醫學證明動做運動及保持開朗微笑，可以刺激腦內「快樂因子」多巴胺及血清素的生成，有助舒緩抑鬱和壓力。另外推薦龍柒編著《情緒操控術：走出困境的心理策略》一書，通過情緒管理提高幸福指數，用樂觀駕馭悲觀，在心中種一棵「忘憂草」，靠自己擺脫負面情緒，不藥而愈，才是對抗抑鬱的最佳良策。

佳餚與醃菜



翻譯工具的應用漸多，但機器只是按照程序解碼成串的字詞。資料圖片

花女初次與阿芒長談，半開玩笑地預言二人的未來，「j'aie」是表推測的虛擬式。王聿蔚先生的中譯非常貼切：「即使我活不久，我活的時間也要比您愛我的時間長些。」谷歌英譯基本逐詞直譯，勉強達意：「So little time that I have to live, I will live longer than you will love me.」但虛擬的口吻遠遠不足，可改為「However short I may live, I would live longer than you would love me.」中譯則大翻車：「時間太短，我必須活下去，我會活得比你愛我更長。」可見機器翻譯有時並無語病，卻與原文之意相差甚遠，遇到微妙語氣、幽深情境就更加潰不成軍。

究其原因，Hofstadter說機器無法理解語言，不會思考、想像、記憶，只是按照程序解碼成串的字詞，而人的翻譯是藝術，要調動譯者的全部語言技能和人生經驗。余光中先生也曾說，譯者必須才學兼備，極為熟悉兩種文字的形、音、文法、修辭、思考習慣、美感經驗、文化背景。所以谷歌翻譯只能作為日常娛樂或「肘後備急方」，為普通人將天書般的外文字符轉化為多少有意義（雖然未必正確）的母語。若思想求真知、做學問，必須下功夫學外語，別想用谷歌投機取巧。Hofstadter還預言，即使數據庫擴大，機器翻譯因為不能思考、理解，在可預期的未來無法替代人的翻譯。

人勝過機器，只是理想情況，糟糕的譯者並不比機器高明。余光中說他們「外文不濟，中文周轉不靈，詞彙貧乏，句型單調」。若加以遊歷不廣，經驗不足，率爾操觚，譯文就更令人不敢恭維。比如翻譯了很多村上春樹作品的某譯者，常對片假名不知所措：コーンフレーク（corn flakes）譯

為「玉米餅片」，チーズケーキ（cheesecake）譯作「奶酪餅」，ドーナツ（doughnut）成了「油炸餅」，彷彿有些大餅情結，而セブン-イレブン（7-Eleven便利店）竟譯成「襪球隊足球隊」！谷崎潤一郎《陰翳禮讚》寫到柿葉壽司，有句「鮭の脂と塩気がいい塩梅に飯に染み込んで」，我手邊兩個中譯本都作「鮭魚的脂肪和鹽分像上等的醃菜滲進了飯卷裏」，望文生義，點金成鐵。什麼是「鹽梅」？《尚書》有句「若作和羹，爾惟鹽梅」，鹽梅代表鹹、酸，亦指調味，並進入日語詞彙。谷崎原文「いい塩梅」指味道調和得恰到好處，何來「上等醃菜」！Thomas Harper的英譯極佳：「The oil of the salmon and the slight hint of salt give just the proper touch of seasoning to the rice.」

以上只是個別詞句的錯訛。全文譯得半通不通，「達」出了問題，其等而下者，與形消神散、槁木死灰的機器翻譯何其相似。其原因也相似：沒有利用人腦特有的學習、理解功能，只是在機械解碼。余光中的體會是，「一句英譯中，常需刪去徒亂文意的虛字冗詞，填滿文法、語氣上的漏洞，甚至大動手術，調整詞序。」板棧要坐十年冷，精研語言，參透人情，才能成為游刃有餘的翻譯大家。

我最欣賞傅雷和楊絳二位先生的譯著，白話行雲流水，神采飛揚，字裏行間隱隱透出古書的幽香。那不是一按電鈕或一拍腦袋就能到手的「上等醃菜」，而是苦心孤詣、積累多年的學問和素養，是鮭魚的油脂和若隱若現的鹹味與飯粒微妙的交融，一道傾注心血、五味調和的佳餚。

十七世紀俄羅斯兒童馬鐙。作者供圖



「離心藝力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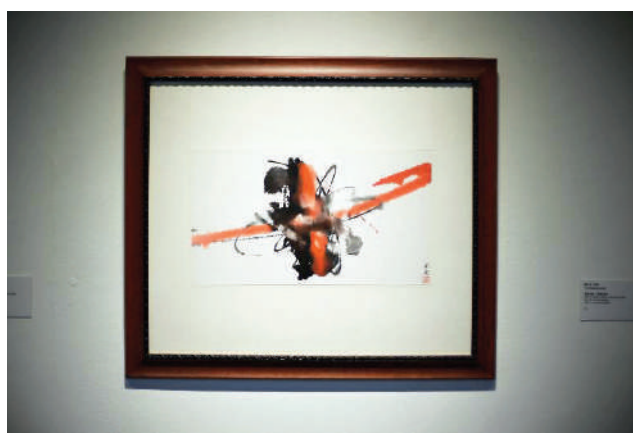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即日起至十二月六日舉行「離心藝力——黃琮瑜數碼水墨繪畫及動畫」展覽，展出十四件香港藝術家黃琮瑜的數碼水墨繪畫及動畫作品，展示數碼科技與水墨畫的無縫融合。

黃琮瑜從事水墨創作二十年，他將數碼媒體創作的心得匯編成一套水墨繪畫軟件「離心一墨」，供大眾免費下載使用，希望藉此廣泛推廣水墨藝術數碼化。圖為黃琮瑜作品《離心線（五彩離合）》。



市井萬象

政府新聞處



真金白銀

二〇〇六年，明永樂金銅釋迦牟尼坐像成交價為一點一六億港幣，七年後，這類金銅佛像身價翻倍。倒不是因為這種鍍金、鑲金的銅佛多麼罕見，有專家說，這類金銅佛在明、清之時極為普遍，可以說是成千上萬，有錢人家給寺廟捐金佛是件功德無限的敬佛之事。的確有不少是純黃金造像，但真正保存下來，流傳下來的已很稀少。明皇室捐送的金佛都是二十多厘米高，有的甚至高達五十多厘米。

現存於故宮博物院的一尊明永樂釋迦牟尼坐像，高二十二厘米，黃銅鑲金，可說是永樂金佛造像的精品，釋迦牟尼面相方圓，神態莊嚴和悅，肌膚豐滿圓潤，寫實的衣褶起伏自然，澆鑄潔淨無瑕，優美光亮、鍍金技藝高超，鑲金亮麗，光可鑒人。與其言其佛光四

射，莫若言其金光四射。

一九五七年，考古人員發掘了明定陵的地下玄宮，出土了萬曆皇帝的一頂皇冠，這頂金絲皇冠是中國現存唯一的一件帝王金冠。金絲皇冠高二十四厘米，冠口徑二十點五厘米，重八百二十六克。觀之，不禁讓人擊掌稱絕。

皇冠是由極細的金絲編織而成，有的金絲細如髮，直徑不超過零點二毫米，這些金絲是怎樣拉製成的，至今無解。冠殼編成「燈籠空兒」花紋，薄如蟬翼，網眼均勻，找不到任何編織的來龍去脈，如一氣呵成，堪稱絕藝。冠之後山部分，左右對稱攀附着兩條蟠龍，五爪龍似騰似躍，似游似臥，龍鬚飄舞，龍爪利揚，龍鱗閃爍，龍口大開，龍目圓瞪。據考證，龍身為八千四百片鱗片，一片片焊接而成，看上去卻宛如真龍出世。誰能分辨？

何是黃金中夢的帝王，何是帝王夢中的黃金？

近代中國為什麼錯過了金本位？黃金為什麼始終沒有真正成為貨幣？但老百姓始終把黃金當硬通貨花，有些人甚至唯黃金唯視唯大。西漢年盛行「唯大」說話，是因為西漢年間最硬的通貨是「大」銘金餅，這個金餅內不知為什麼刻有一個「大」字，因此而得名。民間稱之就是一個「金燒餅」，重二百四十九克，一九七一年在廣西北海合浦縣望中嶺出土。這個「金燒餅」價值多少錢？似乎無人估過價，但的確流行過，當年賣官鬻爵，屯田蓋宅，「金餅」萬能。

而在一九八二年江蘇淮安盱眙縣南窰莊窖藏出土的西漢金獸，含金量達到百分之九十九，重九公斤，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重的一

件金器，這件金獸能「易」多少「金餅」？似乎也無記載。但黃金作為不是貨幣的「通貨」進入流通領域是鐵證的事實。社會若不穩定，貨幣易貶值，黃金卻走俏。

故宮博物院有件鎮館之寶，乃隋朝展子虔的《遊春圖》，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畫，被譽為「天下第一畫卷」，「寫江山遠近之勢尤工，故咫尺有千里趣。」此畫由薄篋帶出清宮，後幾經輾轉，露面於古玩市場。張伯駒得知後，怕此國寶流傳海外，就執意要購下，執畫者張口開價是黃金八百兩，在琉璃廠上品古玩開價皆以黃金論價。據說張伯駒賣掉京城弓弦胡同佔地十五畝的一所四合院，為了購回這幅畫。需要說一句的是他還把這幅《遊春圖》無償捐給國家。

（「黃金夢」之七，標題為編者加）

閒話煙雨
白頭翁

